

《惡鬼》

-妖夜七:邪鬼化PARO

-20191028

-[創作目錄](#)

-R18G描寫注意

-其實不完全是惡鬼，我只是想寫奶奶打架^^(幹

---

「吶、聽說這次的任務是把年老的小妖殺掉而已！」

「太好啦這次的任務也太簡單了吧！」

一群身穿軍服的少年在林間放聲嘻笑著，絲毫沒有正在執勤的的樣子。

伊葉停下了腳步，回頭望向他們。

「喂、老女人，你一個人在林間幹什麼？森林可是有妖怪的喔？」

她嘆了口氣，答道：「這裡有危險就走吧，我叫伊葉婆婆。」

其中一個少年不耐煩地舉起刀，喊道：「好了好了！看不到我們正在做正事嗎？快走啦別在那邊礙手礙腳！」

「啊、」少年忽爾驚嘆一聲，露出狡黠的笑容，「難不成你就是那隻小妖？」

伊葉望向他們戲謔的笑容，重覆：「走吧，我叫伊葉婆婆。」

「她是不是不會講另一句話啊？」

「肯定是害怕了到不知道該講什麼啦，哈哈！」

少年們一哄而笑。

「喂、要是你跪下來求我們的話，說不定可以饒你一命喔？」

她沉默不語。

「她幹嘛啊？唉不管了，快殺掉就走啦！」最初挑釁的少年舉刀一躍而上，卻被無形的力量撕開了胸腔，倒在一旁。

「是我的形象一直也太仁慈了，讓你們忘記了我本怪異嗎？」

伊葉的嘴角勾起一抹皮笑肉不笑，閉起雙眼，乾盡手中酒壺所盛之物，將其擲於地上。左手置於腰間無物之處，作拔刀狀。

「我說過你們該離開的。」

右腳後挪，雙手握著無形的刀柄。

確實是能感覺到伊葉的氣場不一樣了，說不上是讓人震懾顫慄的敵意，反倒是一份非常平淡、純粹的異樣感，明明是能辨認出是殺意，卻無法教人不安。

而正因如此，不禁讓人產生一種「即使死在她的刀下，也不會痛苦」的假象。

「而沒禮貌的孩子——就得受到應有的懲罰。」

伊葉睜開眼睛，一把黑刀身的太刀瞬間浮現於她的手中。

同伴的死和突然出現的武器使小隊陷入了混亂，明明指令形容她是年紀老邁的小妖，能輕鬆解決的目標，為何如今……

「在戰鬥中途分心是愚蠢的行為啊，孩子。」在眨眼之間，她的太刀已在隊員的頭上一揮而下，如同劈開薄竹般輕易，頃刻間，鮮紅的血液已從斷層中湧出，斑駁血跡沾上她一身白袴，形成獨一無二的花紋。

赤朱順著她的臉頰滑落，沒入她臉上的皺紋中，與她的皮脂結合。

「還真是香甜的年輕之味啊。」

動作沒有就此停下來的趨勢，她轉身丟出手裡的太刀，刀身穩穩地刺穿小子的手臂，定在樹幹上。

他的同伴都跑了，沒人誰願意回頭救他。

「你們不是同伴嗎？」

轉頭望向正在逃跑的二人，狐疑地問道。

似是想到了些什麼，她低頭看著正在掙扎求存、哭得五官扭曲的厄除，隨手丟了一把匕首給他，並把刀拔出。

「孩子，」她指向尚未走遠的二人，「把那兩個懦夫都殺掉了，我就放過你……你看看，他們都沒把你當同伴，還有考慮的空間嗎？」

這下子讓斷臂的小子哭得更加激動，他看著頭也不回地跑的「同伴」，再看著他裡的利刃。伊葉知道他心裡有一部份崩塌得支離破碎。

他的手越發顫抖，跌跌撞撞地向前走——他做了他的抉擇。

他的內心經歷了些什麼伊葉無從稽考，但她知道就算他能活下去，他的心靈也遠無法承受。

看著他已然砍下其中一人的首級，他的武器只有短匕，而切口又如此參差不齊，也不難想像方才的畫面夾雜了多濃的血腥味。

畫面有如廉價的紅桑莓汁被肆意地潑灑，持續不斷地從大大小小的血管中傾倒而出，在樹幹和枯葉間形成冷澗溪流，轉眼生出亡魂的曼珠沙華。

「孩子，你累了。」伊葉走近滿身血跡的小子，望向他已然失去靈魂的雙眼。

「殺掉他的你，和捨你而去的他又何分別？」劃開了他的喉嚨，讓兩位犯下同等背叛之罪的小伙子一同斷魂於此。

順勢向逃跑的少年丟出手中的太刀，刀追上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少年，刺穿了他的胸腔。伊葉右手食指一勾，黑太刀便飛回她的手裡。

不費半炷香，她已把所有隊員都盡殺絕——除了一位。

只見她緩緩把頭轉向樹後，有誰正在那裡瑟瑟發抖。左腳一躍，她的刀鋒與他的頸項就只剩一指之差。仍是老人之身的她竟爆發出如同全盛期劍士的力量，若非她無意殺害自己，恐怕早已人頭落地。

少年連忙後退數步，跪倒在地上，喊道：「伊葉婆婆放過我吧，是我錯了。」

「好，那就留一個活口吧，順道給你一點遇害的證據。」把刀刺進他的右眼內，無視他的慘叫聲，她依舊是那副笑咪咪的樣子。

「幫我帶個口信——叫他們下次派點有禮貌的孩子來。」